



陣頭文化 守舊與創新

2012-04-01 記者 陳燕珩 文



全台數以萬計的廟宇造就了台灣特殊的陣頭文化，然而諸如宋江陣、官將首、八家將等藝陣，由於具有濃厚的宗教意涵，較難擺脫民間信仰的在地限制。但隨著傳統技藝融合新元素的概念興起，具代表性的「電音三太子」成功將鄉間官廟文化，轉化為新的表演藝術層次，並透過高雄世運、台北聽奧等國際大型活動演出，提升了台灣傳統民俗技藝的能見度。



《電哪吒》主打音樂與廟宇陣頭兩大元素，卻在電影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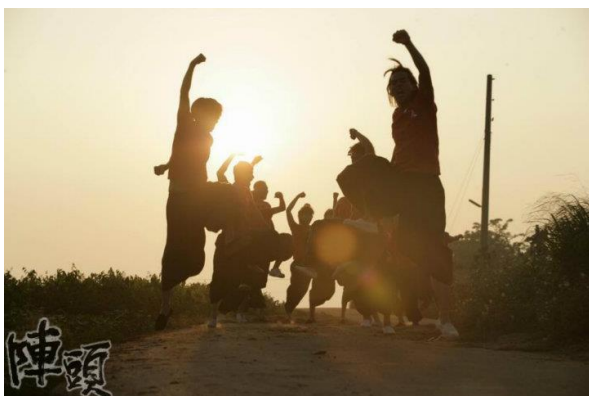
著墨非常少，有失題材的精彩度。（圖片來源／《電哪吒》官網）

由電影反映真實樣貌

新舊並置的文化形式逐漸興起，似乎為傳統技藝開創了另一種發展空間，而這樣的社會脈動也反映在台灣電影市場中。近半年來，兩部以台灣廟宇文化為背景的國片《電哪吒》、《陣頭》相繼推出，不僅讓大眾透過電影增進對民間文化的了解，也讓人進一步思考台灣民俗技藝的精神意涵，在傳統與創新的揉合過程中，究竟處於何種文化定位。

《電哪吒》與《陣頭》兩部電影，同樣以跳陣頭的年輕人作為背景，並以父子間的對立衝突貫穿全片，同時都嘗試突顯傳統民俗文化中的新元素。只是《電哪吒》在新舊融合的處理上，缺乏連結性與矛盾點。本期待在片中看到電音與傳統陣頭的融合過程，以及年輕人如何回應文化創新伴隨而來的衝突，但電影中不論以音樂性或是文化層面來看，「電音與神明」這兩大元素僅是支離破碎的片段。

故事過於著墨在男主角阿豪父子「李靖鬥哪吒」的對立情結，且兩者間的衝突與「傳統對抗創新」的意涵毫無相關，使得現代電音與傳統廟宇文化的交會變得虛無，甚至在電影中完全失去主體位置，淪為人物背景的片面點綴，而缺乏整體文化意涵的象徵。

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陳思寧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張婷芳 / 人物

另一方面，《陣頭》的電影主軸著實貼合廟宇陣頭文化而發展，在故事性、新舊的衝突、人物刻劃以及精神意涵上，用以解析傳統民俗技藝的完整度較高。這部片的價值在於故事中所突顯的「新」，不單指特定的現代化音樂或舞蹈，而是將格局提升到整體傳統文化的層次上，試著對民俗技藝的精神意涵，提出新的詮釋與思考方式。同時《陣頭》也以「對立」作為主體架構，在故事編排上淺顯易懂卻具有一定的層次，而人物性格的塑造也相當立體鮮明，清楚呈現每個人在陣頭文化中的對應角色。

電影中所塑造的衝突前後建構在兩種層次上，故事前半段著重在一對同門師兄弟的對立關係，導致兩個陣頭世家「九天團」與「震天團」，在各廟會節慶中相互競爭、仇視。也正由於一盛一衰的不對等關係，激起年輕人阿泰欲整頓「九天團」，創造全新陣頭風格的鬥志產生。然而在後半段則是打破了兩陣營的衝突關係，轉為探討年輕人與老一輩對於傳統陣頭文化的不同思維。而當地陣頭間相互競爭、合團的血淚史，以及面對經濟壓力與文化傳承重擔的情節，都反映了陣頭在社會中的真實寫照，也不禁讓人感歎傳統技藝文化的延續何其艱難。

傳統文化中的年輕角色

在傳統守舊的民俗文化裡，年輕人扮演的角色為何？透過這兩部電影的角色型塑，似乎可呼應他們在現實社會中的處境。《電哪吒》雖在主角背景與廟宇文化的連結上較薄弱，卻仍舊能從微小的故事細節中，感受到陣頭孩子被賦予的叛逆特質，這似乎也對應到社會普遍對跳陣頭的年輕人具有負面觀感的事實。而在《陣頭》中也不避諱地帶出這些刻板印象，主角阿泰就曾對著「震天團」的阿賢說：「脫掉這身衣服，你不過是個流氓。」然而電影中欲傳達的中心理念之一，正是希望翻轉這些標籤化的負面形象，賦予從事民俗文化工作的年輕人一種新的思考模式與定位。

於是《陣頭》特別透過年輕人的「發聲」，為傳統民俗技藝帶出新的發展方向。阿泰與阿賢雖同為陣頭世家第二代，卻在角色塑造上呈現完全不同的意義。阿泰由外地返回家鄉，對當地的陣頭文化與傳統習俗一概不知，甚至時常做出冒犯神明的舉動，被視為與陣頭脫節且充滿現代感的年輕人。反觀阿賢從小生長在官廟陣頭中，依循著傳統民俗文化精神，成為自家陣頭中的台柱，代表遵循傳統、熟知民俗文化的角色。



《陣頭》中阿賢對於傳統民俗文化十分熟悉，當中安營橋段的肅穆氣氛令人讚嘆。

(圖片來源/《陣頭》官網)

然而對陣頭毫不了解的阿泰，卻透過新的表演形式與擺脫傳統束縛的新思維，成功開創了「不一樣」的陣頭。他憑藉的並不是對於民俗技藝的了解，或是文化復興的使命，而是他對於「傳統」意涵提出的反思。他認為傳統習俗、敬神遵古法的觀念固然重要，但是個人的主體性和精神理念才是最高價值。就如同阿泰所說：「到底人們尊敬的是神明、是陣頭，還是你這個人？」而褪去了神明的裝扮、脫離了在地廟會活動，陣頭孩子是否還能找到自己的價值，正是這部電影所要傳達的中心理念。

當民俗文化走向藝術層次

《陣頭》無疑對於傳統技藝的創新呈現表示肯定，在電影的尾聲，老一輩的人不再堅守於傳統的文化表現形式，而接納了年輕人所賦予的陣頭新面貌。然而最後阿泰以搖滾樂、舞蹈、戰鼓融入陣頭中，並且把場景從民間廟會拉至文化祭表演舞台，對應台灣現實社會中，許多民俗技藝團體逐漸透過「去宗教化」的概念，轉換傳統文化的價值理念。都說明了民俗文化可藉由擺脫在地性的限制，進而成為一種新的表演藝術形式，推廣並發揚至世界舞台，讓更多人了解台灣的文化特色。

只是《陣頭》中太過於強調創新的思想和全新的表演手法，而過度簡化了傳統習俗、古法以及文化精神的意義。阿泰直到最後仍舊沒有在傳統的根基點上，思考陣頭型態的轉型面貌，於是呈現眼前所謂「不一樣」的陣頭，單單只是融入了新元素，強調傳統文化可以有新穎的表現型式，

藝術感與創意力十足，卻看不到它所呈現的文化意涵，也模糊了它在整體傳統民俗技藝中的文化價值。

台灣的民間宗教與陣頭文化，本就是因應信仰與生活而成的一種特殊民俗文化，因此當中的傳統儀式、精神價值、人們敬神畏神的表現，以及對廟宇的情感寄託，不該在嘗試創新的過程中，急於擺脫制式傳統的束縛，而一併將它們簡化忽略。否則由此轉變而生的新興面貌，也可能僅代表藝術化的層次底下，傳統文化精神意涵的喪失。



《陣頭》電影中阿泰將新搖滾元素搭配戰鼓，呈現完全不同的新陣頭風貌，震撼人心。

(圖片來源／《陣頭》官網)

這是台灣所有傳統文化必須思考的問題，在《陣頭》創下三億票房的現代社會，許多人透過近來創新的藝術表現手法，得以接觸各種珍貴的民俗文化。這些傳統技藝團體也透過國際性的表演舞台，將台灣特殊的風情推廣到各地。當民俗技藝成為一種藝術表現形式，絕對能使它在世界舞台的能見度大為提升，只是當全世界都知道三太子來自台灣之餘，有多少台灣人實際對這些民俗文化產生認同與情感？而在守舊與創新間的文化價值是否轉移，以及傳統文化所面臨的結構性問題，能否藉由新發展方向而獲得紓解，都是值得深思的問題。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
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，一片澄黃映入眼簾，那既是辛苦的結晶，也既是甜美的滋味。

▲TOP

關於喀報 聯絡我們

© 2007-2014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.

Powered by  DODO v4.0